

HEILU

黑路

杜鹏霄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黑路

杜鹏霄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路/杜鹏霄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9. 7

ISBN 7-80605-810-9

I. 黑…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2067 号

黑 路

杜鹏霄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政法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4 插页 250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80605-810-9/I·704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63)

泾河电力分公司工人骂娘了。

工人们骂的话很难听，说什么的都有，日娘老子戳翻天。

那些话不入耳，不中听，不文明，不一而足。电力分公司经理胡光禄电告韩耀先：工人情绪十分激动，把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准备冲进生产区，强制停止生产，提出几个条件，要求和电厂领导谈判，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要组织全厂工人罢工。

韩耀先在电话中完全可以猜测出胡光禄那焦急窘迫的样子，并且从胡光禄的语气中，判断出事态的严重性。如果电厂工人集体罢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五十年代初，省里就将泾河火力发电厂的建设作为关中西部一项战略性决策予以实施，并使其很快运行发电。几十年来，泾河电厂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将亿万度电输送到关中西部的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和千家万户。因为有了泾河电厂的存在，才有了西部工业和其他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如此，泾河两岸夜夜星光灿烂，就像满天繁星撒落人间，成了这条本是沉寂落寞的小河的绚丽的风景线。几十年来，不管是当地人还是外来人，见此美丽景象无不由衷赞叹，笑逐颜开。如果罢工停产，那么，不但工农业生产、商贸经营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全部受到损失，而且这条美丽的被当地人民引为骄傲的灿烂景象也会陡然消逝。我们的心灵，包括参加罢工闹事的工人的心灵，难道不蒙上一层黯淡的色彩？那将多么令人痛心疾首！

箭在弦上，十万火急。

韩耀先接到电话后立即驱车前往闹事现场。途中，他深沉地思索：引起这次工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电力分公司在转包过程中步子太大，伤害了工人群众的情感和切身利益，还是有人存心不良，借机煽动工人闹事，破坏电厂的正常生产秩序？

轿车开到泾河电力分公司的门前，韩耀先一眼看到厂区内人头攒动，男女老少来来回回在院子里不断走动。办公楼已被情绪激动的人群包围了。他看见人群中有几个情绪激昂的人，挥动着有力的拳头，在大喊大叫着什么。韩耀先心里想，这些曾经握着生产工具的拳头，在生产第一线创造了多少令人振奋的物质财富，他们靠双手建设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创造了自己的一个家园。然而，他们今天却要向他们曾经创造过财富的生产基地，曾经创造过工业文明辉煌的场地，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去产生一个他们本来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想到这里，韩耀先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韩耀先乘坐轿车进入厂区，引擎声惊动了这群情绪激动的人群，人们回过头来，用惊疑不安和闪烁不定的目光望着推门下车的韩耀先，他们的脸上和眼中分明写出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辆轿车里坐的人是谁呀？看气派，不像一个小干部，倒像一个大官。工人里毕竟有常看电视新闻的人，认出了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韩耀先，他们从他平常出没工矿企业推测出韩耀先是主管工业和交通的副省长。有人高声喊叫：“韩省长来了。”顿时，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韩耀先走下车子，迈着稳健的脚步向前走去。恰在这时，电厂厂长胡光禄从厂办公室跑出来，分拨开密集的人群，向韩耀先迎去。他脸上仍挂着一丝不容置疑的紧张，脸上和耳根后的发梢，滚动着豆大的汗珠。

他一走近韩耀先，就摸着头上的汗珠说：“韩省长，你来了。”

说着就调集厂保卫科的经济民警，在韩耀先周围形成一个包围圈，将韩耀先包围在中间，以免工人中某些冷娃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来，给韩耀先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个阵势，如临大敌：一方是情绪激动的工人同志，一方是从事保卫工作的经济民警，双方形成了一个对立的阵线，一时剑拔弩张，气氛极度紧张。

胡光禄说：“韩省长，工人们正在闹事，我们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

韩耀先对此很是不以为然。工人群众对厂里的工作不满，借机发表一下意见，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他们意见提了，意见被接受了，心情就会舒畅，情绪自然就会平定。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敌我矛盾，何须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工人群众是我们自己的弟兄，更何况我们好多领导人就是从工人中间提拔上来的优秀分子呢！退一步讲，如果我们是工人，现在的工人是省长，他们也会这样做吗？他正要制止胡光禄的做法，不料人群中有人大声喊叫了一声：“省长是来镇压我们工人的。”韩耀先从这声呐喊中嗅出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

韩耀先铁青着脸吼了一声：“胡厂长，这是干什么，把民警都给我撤了！”

胡光禄嗫嚅着说：“韩省长，这……”

韩耀先瞪着眼说：“这什么？用这种手段对付工人群众？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些名堂！”

胡光禄涨红着脸说：“韩省长，我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呀。如果万一有人趁机搞点小动作，伤害了您的身体，我们泾河电力分公司吃不消得兜着走呀！”

韩耀先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没有那么严重。还不赶快去把警察撤下来！”

韩耀先这回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口气很坚决，容不得半点违拗。胡光禄知道，韩耀先是一个强硬派领导，一语既出，决不收回，他不能不服从。

胡光禄指示保卫科的薛科长，叫经济民警全部撤到办公室，但都得作好充分准备，随时听候调遣。很快，身边的经济警察就撤走了。

韩耀先这才继续朝人群中走去。

工人群众见韩耀先和秘书刘东升两人走过来，顿时肃然。一个工人高叫了一声：“我们要见韩省长，我们要和韩省长对话……”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省政府，门口就有信访接待室，自有负责接待的部门去登记处理。如果人更多的话，顶多由分管秘书长接待一下就可以了，随后按照了解到的情况写一份材料，分管领导只在材料上写一个批语就是了，与上访者直接对话的机会很少。可是，在这里，群众堵住了办公楼，而韩耀先又必须从人群中经过，看来今天非得和这些群众直接对话不可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韩耀先省长就得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群众中各种身份混杂，文化素养参差不齐，各类表达方式都有，有人还出言不逊，常常弄得领导者很难堪。对此，韩耀先不是不知道。

韩耀先听见有人挥着拳头高喊，他就举手挥了挥说：“我韩耀先来了，有什么话咱们摆开来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离韩耀先较近的工人，见韩耀先大步走过来，就相互悄声地说：“给省长让点道，让省长过去。”人群就自觉地让出了一

条道，大家都睁着迷茫的眼睛盯着韩省长，仿佛在给韩耀先行庄重的注目礼。

韩耀先笑了一声说：“对嘛，总得有一条路子让我走到你们中间，然后才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达到共同的目的。”

韩耀先边说边走到人群中间，他的表情由原来的冷峻变得和善起来。他在思索：究竟是什么使这些工人同志起来与泾河电力分公司进行斗争呢？是厂领导的工作简单粗暴而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还是因为经营机制的变化，伤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对他们构成了一种威胁？正想着，他的右脚踏上了办公楼的最高一层台阶。台阶是一个天然的讲台，台阶的下面是闹事的群众，冰冷的目光投向他这个省级领导。

韩耀先挥了一下手，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工人同志们，你们好！首先，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和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先在这里表个态：我本人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和各种建议，错的对的，都耐心听取，错了也不要紧。”

韩耀先话音刚落，就听得人群中传起一阵掌声。大家听了韩耀先的讲话后，情绪渐渐高涨起来，这就使韩耀先的情绪为之一振。他看了一下面前的工人群众，又继续说：“大家的意见如果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不足，我本人一定责成电力分公司领导改正；如果对政策理解有误，我也责成电力分公司领导加大宣传力度，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说到这里，韩耀先顿了一下，又说：“这里人多口杂，这地方又热，怎么能直接对话呢？我提个意见，请工人同志们商量一下，将你们的意见归纳成条，然后派几位代表在办公室里坐下来交换意见。我想这个大家总不会反对吧？”

有一个高个子工人大声说道：“不准对工人代表进行迫害，

不准将工人代表作为人质。”

韩耀先朗声笑了一下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过去那一套？我们和工人兄弟情同手足，怎能做出这样一种毫无理智的事呢？请大家绝对放心，我以人格保证。其他人都回去，各干各的事情，不要耽误生产，不要对国家造成新的损失。”

韩耀先说完，工人群众中有人高喊：“我们听韩省长的。”

韩耀先接着又说：“这样做，也能让我了解一下电厂的情况，好给大家一个具体明白的答复。”

“对，我们赞成。”

工人中许多人如此说。

二

泾河电力分公司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它的原名叫××省泾河火力发电厂，五十年代作为省级重点工程，从一建立就开始对关中西部乃至西北地区若干县的工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五十至七十年代，光荣和骄傲始终伴随着这里的工人同志，也可以说，他们电厂工人的辉煌历史，代表着全省工业发展的历史。但是，历史进入八十年代，我们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先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后来又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泾河电厂显得力不从心，首先是随着经营机制的改变，打破了电力行业独家垄断经营，“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经营格局，其次是长期以来，大量职工闲置却又不断拥入新员，使得电厂负担不堪承受。再就是设备陈旧，无法超负荷运行，需要购置和引进大量的机器设备。但是，电厂积累有限，无法担当重任。工人和电厂的命

运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泾河电厂像一只落入低谷、翅膀上溅满泥水的苍鹰，悲凉地行走在峡谷深处，无法鼓起矫健的翅膀，翱翔天际。在这场改革的大潮中，电厂到底向何处去，一时成了省政府几位要员常常挂念的事情。

一年前，香港黄风电力集团公司表示愿以几十亿资金租赁泾河电厂。他们的大度和独具慧眼的经营方式，赢得了省政府的领导和泾河电厂职工的普遍赞赏。租赁经营活动依事先商谈的方案如期进行。今年五月，黄风电力集团公司正式在泾河电厂挂牌营业。从此，一个新的企业集团开始在泾河两岸宣告诞生。

黄风电力集团委派董事长黄恒发先生前来泾河电厂主持政务。运行开始，就在泾河电厂进行了大的改革。黄恒发先生完全按照西方的经营模式，对泾河电厂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首先给泾河电厂起了一个新的名称：黄风电力集团公司泾河电力分公司。这样一来，原先那种很具中国工业特色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立即被打破，一种朝气蓬勃的生产管理制度就在泾河原来人苦心经营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了，泾河电厂重新显现出勃勃生机。

一种新的管理制度必然要涉及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比如，黄恒发先生在和泾河电厂谈判时，就明确地提出，我们黄风电力集团公司，虽然具有一定的财力和一定的管理能力，但是，我们的财力和能力毕竟有限，我们要租赁的是一个有生产能力的企业，至于与之不相关的机构，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希望取得泾河电厂领导和分管人士的谅解和支持。黄恒发说得很客气，始终面带笑容，语言彬彬有礼，未伤及泾河人的情感。到了商谈具体事宜的时候，泾河人才突然明白黄恒发先生那句“财力和

能力有限”的深刻含义了。黄风电力集团公司坚持不要泾河电厂“劳动服务公司”这个机构和这个机构的人员，其他类似的机构和人员他们也都婉言谢绝。大家突然明白了，黄风电力集团给了泾河电厂人一个非常尴尬的启示，这就是：我们黄风电力公司，不是靠国家财力养活的一个公司，我们财力是有限的，比不得国家那样家大业大，财大气粗。因此，我们不养活也不能养活与此无关的非生产人员，白支付一笔费用。大家都在外边干事，都不容易，因此，就请包涵和谅解吧！此举充分显示了黄风电力集团公司黄恒发的精明和原则精神。

说起来，这黄风电力集团公司也真够绝的，他们租赁电厂，光想租赁泾河电厂的生产厂子，而与此无关的人员和机构一个都不接收，这似乎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吧。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光叫你吃肉，让别人啃骨头？但仔细一想，黄风电力集团公司此乃聪明之举呀！黄风电力集团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他们的财力主要用于生产人员身上，而非生产性费用几乎没有，即便有也是有限的。因此，他们的工作人员队伍是很精干的，大多数是一人干两人的工作，个别人员甚至干着三至五人的工作，而且效率很高。他们不像国有企业那样，反正企业和人都是国家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肉烂在锅里，有你吃的一碗，就有我的一口，只要国家这口大锅不烂，全体工人捞不出点稠的也能捞点稀的。社会主义的特色就是要保证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权利，用俗话说就是大家都能混口饭吃。但是让黄风集团养上一大摊非生产人员，光吃饭不干活，这个企业能受得了吗？因此，在后来的合同中，黄风电力集团公司坚持不接收劳动服务公司及劳动服务公司中的所有人员。他们说，他们宁可给泾河电厂做点善事，也不要这个机构。

黄风电力集团公司这一坚决得近乎绝情的做法刺伤了泾河电厂的一些人，特别是劳动服务公司工人的感情。

三

韩耀先在胡光禄的陪同下，来到了胡光禄的经理办公室。胡光禄原来就是泾河电厂的厂长。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从华北电力学院毕业后，就被一纸调令分配到泾河发电厂。他在泾河电厂度过了近三十个春秋，在泾河电厂下车间当技术员，上技术科当科长，又从技术科长这个职务上提拔为副厂长、厂长。可以这样说，他的每一步成长都是泾河电厂培养锻炼的结果，同时也可以说，他对泾河电厂的发展了解入微，他太熟悉泾河电厂了，大到车间布局，小到机器电网，他都了如指掌。他熟悉电厂的呼吸，他熟悉电厂的脉搏，更了解泾河电厂工人的情感。黄风电力集团公司一定对胡光禄的经历作了详细的考察，因此，在考虑黄风电力集团公司泾河电力分公司经理人选时，毫不犹豫地将胡光禄作为第一人选。事实上，胡光禄是一个很出色的企业管理家。

胡光禄今非昔比了。原来当泾河电厂厂长时，办公室的摆设是相当简陋和陈旧的。桌椅板凳都是六七十年代购置的陈旧货，桌子是一头沉，椅子是硬靠背木板椅，就连沙发都是木制的，茶几是几块板随便钉起来的。

而如今，胡光禄的变化可是太多了。办公桌变成了紫红色的老板桌，那宽大富态的样子，完全顶得上普通的办公桌两个大小。椅子也换成了老板椅，真皮沙发，上下可以升降，左右可以摇摆，前后可以俯仰，当主人需要前后左右上下移动时，椅

子就可以随着人的意愿转动。沙发和茶几也都变了，变得非常高档漂亮。这个气派比他见过的所有企业家的办公场所都要好。随着环境的改变，胡光禄的面容仪表也讲究起来了。原先他不修边幅，衣着随便，不讲究，现在却西装革履，领带鲜艳夺目，发型也留起来了。办公桌的左角，放着一面按比例缩小的五星红旗。

韩耀先见此情景，心里不禁生出一种感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胡光禄将韩耀先请进办公室，先沏了一杯茶，苦笑了一下说：“韩省长，惊动你的大驾了，请你先喝口水。”

韩耀先明白，这时候并不是客套和恭维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把外面的一群请愿工人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尽快地让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保持泾河电厂的正常生产秩序。

韩耀先呷了一口茶水，因为茶水是新倒的，有些烫嘴，因此，韩耀先只是吹了吹茶水上的热气，嘴唇沾了沾茶水，就将茶杯放在茶几上。他问：“光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你简单地告诉我。”胡光禄抹抹额头上的汗水说：“事情是这样的：电厂被黄风集团公司接管后，取消了退休工人的一些生活保障基金，那些工人心理不平衡，本来就有些怨气。这一段时间，我们又采取竞争上岗的措施，使得一少部分工人待岗，许多工人下岗，致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困难。他们见电厂在岗职工的薪水一月就有两千多，所以就找电厂要求重新安排。韩省长，我们是电力股份公司呀，与国营企业是两个不同的管理模式，用人 and 工资的发放完全是自主的呀！而如今却闹出这种事情来了。”

韩耀先听完胡光禄的叙述，先是在心里感叹了一下：胡光禄你原来是泾河电厂厂长的时候，说话的语气和措辞可不是这样的呀，怎么一当上黄风电力集团泾河分公司的经理，就完全站在黄风集团的立场上去了？莫非是良将各为其主，良鸟择木而栖？但是，他并没有对胡光禄说出自己的这种想法，却问道：“事情就出在这两个问题上？”

“是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胡光禄肯定地说。

“其实，这两个问题不是都很简单吗，何必叫我来这里呢？电管局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韩耀先说，语气中有着些许不满。

“是啊，本来这样的问题电管局就足可以解决了，但是工人同志不同意，他们说当初是你韩省长拍板租赁的，所以还得让你韩省长再来主持正义。”

“那就非让我来不可了。”韩耀先笑了一下，又问：“这些情况电管局知道吗？”

“我们已经通过渠道通知甲方的领导机关。我们的集团总裁黄恒发先生也非常关注这个事件，说有情况要向他们随时汇报。”

韩耀先却不关心黄恒发先生的事情，他问：“电管局的人到了吗？”

“没有。”

“你们没有问他们派人到这里来了吗？”

“我们已经催过甲方，甲方说，人已经出发。”

“电管局是谁来呀？”

“是冯局长。”

“对，就应该冯局长来，而且得快点来。拍板定案就得要一把手。”

韩耀先知道泾河电厂工人的厉害。有一次，胡光禄将一名违反厂纪的工人开除了厂籍，谁知这个工人就将胡光禄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上班的时候去打杂，下班后就进到胡光禄家里，端起碗就吃，也不吭气，把胡光禄整得哭笑不得。后来，胡光禄在给他讲这件事的时候，很感慨地说：“在国营企业里，为什么处理一个工人就这么难呢？”韩耀先看得出来，胡光禄见到这群情绪激动的工人群众，不免心有余悸，因此生怕自己不来这里处理问题。

这会儿，外面闹事的工人群众已推举了几个代表，站在胡光禄办公室外面说：“我们的意见统一了，我们要求和你对话。”

韩耀先朗声说：“好。”然后转过身来对胡光禄说：“胡经理，请你给我们找一个地方。总不能让我们这么多人都拥在你的办公室里，影响我们谈话吧？”

胡光禄说：“就在会议室，会议室早就准备好了，就等你来呢。”

韩耀先郑重其事地说：“胡经理，你们泾河电力分公司很尊重我，这我本人很高兴。但是，对工人同志也同样要尊重。尽管他们已经下岗，饱受生活困难，但他们的人格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同样也该受到应有的尊重。”

胡光禄解释说：“韩省长，我是怕这些人情绪不好，在办公室乱砸东西。”

“不，我想工人同志是讲道理的。只要做得有理，讲得有理，他们照样服从。”

韩耀先说完就走到前头去了。

一进会议室，韩耀先就感受到了富丽堂皇的气派。椭圆形的会议桌，质量考究的靠背沙发，漂亮的吸顶灯，都是以前所

未有的。事后，他才从电管局长口中得知，黄恒发先生刚一接手泾河电厂，就对泾河电厂的办公楼进行了装饰，工程造价之浩大，耸人听闻。他们把办公楼改叫写字楼，把各个工作部门也更改了叫法，比如将技术科改叫成科技信息服务部，人事科改叫人事部，培训科改叫培训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但如此，他们的工作制度和人事管理也完全按照黄风电力公司那种管理模式改变了，工作节奏和效率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从此再没有人敢迟到早退、上班挤堆聊天打扑克等，景象为之一新，精神风貌为之一新。黄恒发先生说，香港那地方以貌取人的风气很浓，如果你穿的是破衣旧衫，虽有八斗高才，也将被人小看，所以，他的公司就很注重仪表仪容，不管是工作环境，还是公共场所，全都要讲究起来，以此代表公司的一种风貌。

韩耀先刚一坐定，电管局的冯局长就推门而入，他精神有些紧张，见韩省长已经就坐，就很不自然地打了一声招呼，拣靠近省长的位子坐下。

被推为代表的，一位是退休工人，一位是下岗工人，一位是在竞争制度下被淘汰下来的副科长。被淘汰下来的副科长代表工人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翁，就应当享有主人翁的劳动权，如今大量工人下岗待业在家，没有饭吃，生活困难，却把劳动岗位让给一部分人，我们要求工人的正当劳动权益；二是泾河电力分公司随意提高职工工资，故意刺激下岗职工的思想感情，要求泾河电力分公司下调工资；三是泾河电厂转卖后得到那么多资金，下岗职工并未得到分文好处，拿工人不当人看，要求给工人群众分发一些救命钱；四是要求给退休工人追加生活保障基金……

听了这四个问题，韩耀先当下就想，这完全是一种不服气

的心态在作祟，而有思想觉悟的工人同志，是决不会提出这种可气而又可笑的问题的。但他们既然以此为由闹了起来，如果不叫他们迷途知返，将会给电力生产带来影响，因此，他用严肃的口气说道：“工人同志下岗待业，生活困难，不是泾河电力分公司一个企业的问题，当然我和省政府其他领导一样，心情非常着急，我们正在着手研究解决再就业工程问题。至于你们这里如何解决，还得靠冯局长他们想办法，度过这个难关。关于提高工资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值一提，这是泾河电力分公司内部的事情，我们无法干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我们都有家属子女在泾河电力分公司就业，多拿一点工资，多给本来就困难的家属一点补贴，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卖泾河电厂的事情，这是我一手主持的，我前前后后非常清楚。我先给你们说清楚，泾河电厂不是卖，而是租赁，卖和租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租赁所得的资金一是不能分，二是不能挪作他用，而是要再建一些新电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下岗职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韩耀先停顿了一下，问那个副科长：“我的这个回答是否令你满意？”

副科长不吭声，低着头。

韩耀先见副科长不吭气，就继续说：“关于生活保障基金的事情，在调查清楚的情况下，给予彻底解决。具体办法由冯局长来和你们交谈。现在重要的是你要把办公楼前的工人群众劝回去。多在敬业勤业的路子上想些点子，别把心思用来上访闹事，要一点生活补贴，这样，有失泾河电厂工人的体面。”

说完，韩耀先就离开会议室，又来到胡光禄办公室。临走前，韩耀先把冯局长给大家作了介绍，并叮咛他，有些实际困